李中麓閒居集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十一

章丘 李開先 著

記

重脩濟南府治記

濟南為東省首郡不但土物沃饒而城隍館舍五郡亦不先焉惟是府治規制淺露棟宇歲久破落地形前隆後庳水無所於洩人無所於棲每逢積雨少有全垣屢經葺理勞費不貲長吏固知其非計然以土木工料破冒繁難又憚於

闕白經晝甫三歲陞擢去矣補偏救敝因陋就
簡天下之為政者大勢如此固不止一府亦不
止興造一事云耳唐谷喬公起家進士嘉靖庚
子遞遷郡守蒞任之後見堂廡日就傾圮難為
出政之區慨欲改作以歲災相屬又惠未及民
不為說使乃以清白自將精勤遇事屢上恭而
有節御下嚴而不苛賢僚直訖以腹心疑獄如
見其肝膈重刑莫用吏鮮鶩行枹鼓稀鳴市無
狗盜多方措賦以粟易蝗練兵無虛禮士以實

麗省之郡仰承撫按諸司之所責辦雖五馬二千石其尊貴加於縣屬不多也候謁揖拜率以破暝而往薄暮而還燃炬而後視事公居之略無難色而綽有能聲非其強斡之質得於生成而剸劃之才由於學問吾見其不草就則瀾倒矣越三年壬寅政成民和乃謀之同官請之監司鳩工量財取石於歷山之麓伐木於太湖之濱以平直而市穎采以賑飢而役丁夫為大堂者五間後堂稱是樓亦稱是大門二門以間計

之各三經歷照磨廳亦各三碑二座周田樹以
堅墉低窪鋪以美壤由是望之森聳即之安平
輪奐鮮明而門墻軒敞信乎為出政之一大郡
所也為費不過六百金計時未踰九十日用力
少而成功多非其調度周詳何以致是其僚友
鄭李二别駕孫吴二通府一劉節推皆贊襄有
功者讌會落成之後走書章城索子記其事因
記而復告之曰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
永寧然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無不備書

者何也謹其發時奪民也唐公吝此舉脫非善於
秉時用力雖久佚永寧不貴也況於作無益及
為不急之務者乎唐公嘗推西安矣余出使日親
見其行事而韓野田侍郎康對山脩撰同稱之
嘗同知淞江矣而陸儼山宮詹稱之猶夫韓康
也嘗徵取至　京矣以　王府為眷舊不得備
宿衛仍補外僚此出於王太僕一時激奏後遂
沿襲而不改立賢無方此人心同望於　聖明
之朝者也楊遂翁曾疏之矣唐公由此內拜行

道濟時必有大可觀者其守濟南也余爲選部郎力薦之今其政績視表宏之在東都侯覇鄭洪之在臨淮何以加焉唐谷有古良之風而余獲知人之名矣能政而又能新府治諸公之所知者其前事或有諸公之所不及知者乎因併記之于以傳來而繼往唐谷山西霍州人名瑞字覲之陞任河南副使鄭名紋李名桼孫吳名欽名九經而劉則今兵部名壽者是已

後知軒記

予家城市人事叢委應酬為勞老母在堂於禮不能遠離日惟避喧南園內園去城二餘里跨一蹇携兩童凌晨而出薄暮而還稍得塞充宇神繹尋舊業而讀所未讀之書園無雜木栢可三百株松止有五計其植日纔四寸年而已成林雖盛暑洒然如秋遊人嘯咏多藉坐長松下園地宜栢而不松北方重松而次栢傳稱亳宜松安邑宜栢又謂栢之視松猶伯叔之視公也然則物之輕重及生性豈不各存乎地與人哉松

栢之間有一草廬歲久敝漏不蔽風雨且卑隘如坐穽中不得已改作爲撤草而覆之以毛左右置牖前後爲門疏朗空洞落日後猶能辨繩頭字中設一扁名以後知軒夫松柏皆後凋材也必於歲寒然後知又居之四面通明者爲軒孰謂斯名不情稱哉嗚呼晴暖之日少陰寒之日多經殘而教弛朴散而風漓脂委之士渝節之臣面而不必之友接踵於天下久矣在下者固宜苦志堅心豫養松柏後凋之節在上者尤

當揚休布和不可構成歲寒後知之期云軒凡三楹在園之中央并迤北徑亭同經始於嘉靖甲辰七月望日畢工於八月朔日至九月晦日中麓山人自為之記

竹隅李大夫德政碑記

民瘼之關要在乎徭役徭役之編審難於稱停雖之天下皆然而東方甚焉何也人情畏役里老徇私黠吏舞文積書弄法歲時豐歉不一南北水陸獨衝泉堤閘溜快壯鄉兵歲額京班驛

遞紫殿輸將徵調差撥團標歲無虛月月無虛日法令滋章財力困瘁久矣州縣長吏三年必逢二審後次常勝於前在本治多有可稱以之帶審他方每每不及得非近而易知久而習知耶在廉幹者尚如此下此者勿論矣弊端所由而起徭役不得稱停以目所親擊東方在天下為甚識者諒不吾尤也竹隅季大夫以名進士出補濮守歲丙午期當審役藩司以濮後獨最檄審蒲邑蒲雖所屬然他方也非近而易久而

習者也受檄後不以示人佯以他事行縣群里書輩於庭下出其不意各報事產丁力人無遁情冊為實錄閉署日設法精備御下嚴明又善料算羸縮揣摩情態往時欺弄影射之弊梏閣無遺旬餘編定揭榜通衢觀者歡呼雷動以為家置一守未能若是其平也譬諸極準之衡物有輕重稱量不差發硎之劍事無巨細迎刃而解矣且文雅操持學術述作不惟一時鮮儷雖求之古人亦可也今西夏王都巡筵往於濵嘗

曰雄圖惟渤海而古來循吏有龔黃濵即其地而李大夫其龔遂歟蒲民張珂等請於施知縣將欲樹石紀實施云今番非惟便民且便於官然刻石恐非大夫意也必不得已聞其報政有期行且轉而之內彼時頌德頌功兩無心而三有益上無心於下之感下無心於上之知公以得衆德無不酬善足勸後是之謂兩無而三有爲此舉兼之矣施尹嘗以公事過臨因民之請徵文於余余文雖陋然而不敢溢美亦不解藏

善祇以積懶成病涉歲不治有一言焉以見任難之忽一日青衣走報曰大夫行矣可無嫌矣遂書此貽之大夫名德甫南直隸太倉州人

重脩三官廟記

章俗城內不棲遊客城內外寺觀槪之不過六七處四方來者利其直廉物豐酒醇醉易然頗以夜宿難之郭有四以東為最人烟斷處兩路交分舊有三官廟當其衝歲月推遷風雨侵剝殿虛蘚滋院廢花深畫壁蝸遊古槐雀噪荒涼

破落已非一朝夕之故矣廟西繡江橋乃武定衣僧名無住者所造也橋雖五洞然壯麗精巧甃皆青石為費不下萬金正德末年山水大發橋遂沒而改作今廟又廢而不修既無以表壯觀又無以棲遊客縣為東藩之最而郭乃景一縣者又東三府之所經遊而兩路交分者也茲不重可惜哉廟主洪果者昔行僧也力欲復之義會趙相等以社錢來助於是季名工治材鳩衆築土重門雄跨正廟巍峩像設尊嚴金碧丹

擬不待積久遂成盛緣橋雖圮而廟存猶足以
壯觀而棲客東鄰不失為最功果亦不小也僧
與會長以予林下散人每探春必過此靈境耗
妻父張鑄命為之記妻父行年八十有九鄉賓
也壽官而又樂善人也予性好遊無不敢遺尊
長之命乃述廢興始末畀之勒諸石以垂永永
且從而問之曰三官之名何所於始乎得非漢
之季世耶因山祭天以為天官因土祭地以為
地官而瀆水祭者水官也古人又云較三官於

絳河世非其秏始而何耶持教祝禧有益於
國賜福赦罪解厄有益於民因係之以詩俾後
之祭者歌之其辭曰東橋復東叟有琳宮星移
物換屋解土崩陰廊寂寂古樹童童刼灰歲邈
金像塵蒙遊人不到野鳥為叢於惟善友感嘆
摧衷僉謀而合乃始庀工薙其蔓草載築頹墉
列楹日麗鏤榱雲封飾以塗茨蔽以藨籠浩刼
重光炫耀流虹寥衢既肅精誠感通青靈紫微
賜谷俱降五七九炁三官各功有求必遂恩比

蒼穹三災遠避萬福攸同九玄七祖四府八紘聖神普照心念不空四民奔走聚蟻屯蜂恭勤香火考鼓鳴鐘登歌有聲拜舞有容祀非不經神罔時恫為詩蕪劣不雅不風刻之金石以俟無窮

萊蕪縣王許村重脩玉皇廟記

人言物理循環無定廟宇興廢有時小而譬之人家大而國家亦若是矣嘗觀西京雜記東都志略以及青陽宮等碑近又得西湖志讀之乃

知治世非獨福民而神亦與有福焉不然一次
兵火則廟宇一切灰矣如靈光獨存者能幾何
哉人國家之譬其亦有以也　皇朝承平日久
廟宇創者無算廢者咸興如萊蕪玉皇廟其一
也廟在王許村去城五十里西近岱嶽南劉徂
徠北通濟而東乃蹈海大路自其廢後不惟居
民落莫亦且行道傷嗟李子鄉人有張惠者與
本縣韓春韓恭韓道并地主韓崇各脩靜業同
結良緣以為場屬妥靈之地至於旁穿上漏壓

煤丹堊兩壞垣墻非吾輩之責任哉乃勞心力出錢帛兼募及同臭味者為之大殿三間卷廈稱是两廊十間鍾鼓樓各一座廟規浸盛神氣如生雲流珠網日耀璇題聚香火而奏金石永為萬靈拱護況 國運與天無極是廟之長不卜可知矣向寓 京師日曾遊西山寶刹琳宮飛樓傑閣歲復加修即此可例他方極盛之會西京等籍有所不及載者矣世人如鳶魚然自飛自躍豈知天淵之大哉或曰玉皇本漁陽張

姓借白雀之助竊騎天翁白龍振策登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既到玄宮便杜門易百官封雀為上卿以是獨得尊貴廟而塑之何益予曰言涉不經存而勿論神道設教使由不可使知天下名山大川非得廟宇充斥乃奸宄盜藪耳問者悟曰長治福民又有資乎此

介休侯氏祠堂記

禮五經而重於祭以報本追遠事莫先焉中麓子既解官靜居每欲集古今祭禮酌其經久可

行者必自祠廟始乃取開元江都禮祭之以徐
邈繆襲之說覺其未備也廟制用徐潤之家祭
筵日用賈頊之家薦奠獻薦新用鄭正則之祠
享至於識板降送陳器祝文視牲烹饎則又用
范傳式兄弟寢堂時享等儀摽以李氏名曰不
敢施及他族欲以是月繁礿適霅化侯濤將致
政還其鄉而以祠堂記走使見託其禮與中麓
子所定者大同小異禮本人情惟以義起至是
為益信矣按譜侯氏汾州介休縣人世居介山

距城四十里許族大而且詩禮　高皇重塋甲
選其祖至道為長迄今不廢歲荒曾輸粟千餘
石饑民多賴存活事　聞　勑建義坊名鋭者
簿之曾祖也生福增享年八十又九娶郭氏享
年九十又四福增生甸與幼弟服都同爨親
以至高年竭力承顏順心先志郭以齒落食難
乃以口進供飧遺訓克遵幼弟亦壯甸之力居
多其疾也弟之事之比之父禮稍殺耳服今七
十二都今六十七將來壽算不但如父母云甸

娶董氏生子二長天祿業農次天爵任霑化主
簿善政得民清操出衆服娶雷氏生子二長天
賜業農猶天祿次天叙任寧晋主簿政與操猶
天爵繼娶馬氏生一子業儒都娶梁氏生子亦
二天秩太學生天與亦業農天祿子冲太學生
天爵子保國天賜子康國亦太學生天叙子應
祥應禎天秩子守國天與子守分康國子宗俁
業儒子孫蕃衍家計豊隆天之與善人不爽其
報矣其手澤心聲父作子述男女各守其法士

民悉稱其賢建祠之外更有尊教堂并鄉約可
世傳者况同爲鄉賓非難兄難弟而何今之縣
佐乃古之下士制惟二廟一壇止祭祖父以上
遠祖則爲壇祭之侯氏子孫業儒者多厚德所
流必有列鄉上大夫祀遠而傳久者但不可恃
其盛而怠於所業云

長山尹温公生祠碑記

爲治有切要之言曰天下安危責守令又曰識
知民疾苦先察吏奸貪吏而賢廉則民無疾苦

而天下又安古今稱善治及善言治者莫切要於此矣曩余在吏部以論人為職最久出使及扈　蹕往返不啻數萬里所接有司亦多求不為民害者千百中而有數十人賢而廉者於數十之中又止一兩人而已所以生民不得息肩今天下雖安然不可不早為之圖也余既罷官歸田不復看除目談吏治而接見士夫更簡有司視昔不知何如竊料或更難矣章邑密邇長山多有傳言溫公之政之善者徐而察之果若

人言温公往來濟郡道必由章有時枉顧則見其持重謹畏與之言時政則豁然於中言民瘼則慼然於外蓋留心世務刻意時艱而人言傳誦有未能盡者政成物阜澤沛民嬉一時吏於東土者或舉之以勸其僚或稱之以勵其屬上下莫不賢之遠近莫不應之撫按保者六奬者四太僕二司及部使者奬者十餘次以 欽取選授法從在臺中有直聲巡遼陽得憲體行且巡他方陟崇階移其所以親民者而大行其道

天下之安有賴焉長之省祭安汝相民王脩身
等建祠肖公之貌每事其中階棟飛甍飾金歘
碧有過祠下者儼然覩公之半采而劃然聞公
之啸欬至於百歲之後方勤香火以永其思以
報其德吏伐石紀實而以記文請余以爲嘗
交遊且兩縣容邇知之真而言可信余自以既
不復看除目談吏治而間見士夫猶爲多事豈
可更爲仕者致文辭哉安至二子請之愈堅云
此槩縣大衆之意特爲轉達且碑記傳後知其

人以追其餘韻流風知其政以續其良法美意
後賢有資不獨永思報德云耳於是摭其行事
之大略為記以貽之曰長之白山驛走遞馬久
在齊河今則請於上而歸於長而昌邑之在白
山者亦即歸之一舉兩便推奸避事者不肯為
畏上遠怨者不能為本地鹽運役之至苦者力
主罷之歲省千金之費東昌船夫役之至重者
則設捻以收銀兩派衆以便催科事易辦而非
仍前獨累孝婦河舊惟架木為渡壞則病行客

修明病居人公乃擇人督工橋成而民不苦困均繇歸傳東方大差也一則三年一審一則十年一核人户登耗財力有無設法精詳宅心平恕明察之下二差各得其當里甲節費城隍屢修縣視倉廒賑救荒歉疏通河道徵派稅粮興學恤孤省刑舉廢縣庭如蕭寺官宅如郵亭無留錄無餘物其勤儉可知而待士夫則豐厚適宜禮敬無失此皆不能備書至於已考滿就道忽聞姚賊弄兵旋復歸縣以其去類神不遠恐

境內驚疑又工司來者繹絡任貳或不能支安
定撫應以身任之不自知其為行客也既而飛
檄賈三齊之勇建牙集諸道之兵費不貲而事
克濟寇既平而名愈振在他人有望風而遁者
矣况肯來於既去之後耶嘗讀漢書循吏傳南
陽以溉田疇潁川以興禮讓渤海以弭盜賊膠
東以增户口止以一事可書而名流後世公之
可書奚但一事而已又嘗聞長之前令有聲稱
者如郭侯鋑黄侯晗道喬侯遷岐張侯鐸各擅

一長公皆兼而有之矣嗚呼是碑也豈非前之德政而後之龜鑑也哉公他日或爲都巡或奉特簡復來東方行縣至長見祠與豐碑必自信其得民且莞爾而笑曰牛刀割鷄今得飽飫矣公名景葵字汝陽號三山山西大同府人以嘉靖二十二年六月秖任至二十五年五月考滿二十六年二月被徵去

博興縣儒學重修文廟記

博興自有縣治即有儒學一新於成化十九年

姚尹再新於嘉靖三年張尹一壞於嘉靖二十三年雷雨再壞於嘉靖二十五年雹脉息於屢遷不及修邑數於歲歉不能修以致正殿兩廡草鄰其上塵積其下題茶内朽壁破旁傾不蔽風雨而蝸牛篆其外露見星月而碩鼠穴其中此不惟儒者悲凉而行道亦為之嘆息學生相介等觸目激衷相與謀曰釋氏異端之徒吾儒之所首斥而亟攻者也乃能苦心受戒募衆施財成盛緣而起雄構大新其殿宇金界圍七重

之寶樹畫梁雕五色之雲華䌓成或為千盤之
雅會次者亦足為一方之巨瞻所謂天下名山
僧占多者也吾輩反不彼若可恥孰甚焉遂請
之長教尚榆溪分教施梅石韓丞齋同心一體
師則捐俸生則捐廩未為廩生者又各捐金猶
恐不足以集事又告之鄉士夫及邑之尚義者
各捐金有差致仕趙祿暨孫學等十人則又其
尤者也董工者最公勤執工者皆雇覔力不勞
於民財不出於官人言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

非天來終須地出盖為害興作善侵漁者設也是役也乃義雖但已情不忍坐觀况不傷財不害民大有益而一無損者乎始工於嘉靖三十六年二月至四月功過半而邑侯肇昌劉竹亭適至謁廟之初面其役即慨然於懷曰此吾有司之責也遂亦捐俸而趋其成發蔀掃塵易朽正傾補上漏而塞旁穿無復蝸鼠之害高廣雖仍乎舊而丹采則煥然一新足以時居游而彷瞻慕如聞當時金石絲竹之聲而覩聖賢揖遜

雍容之盛是役也所修不止殿廡門及臺端錦
秋亭亦皆整飭衆意此事不可無記以中麓子
文有屬名乃屬潘生楫崔生應鵬唐生思恭思
敬詣吾草玄之廬拜乞為文以光其事歸將刻
石而永其傳吾章脩學久矣衆亦浼吾作記以
失事狀尚未脫稿今乃先為他方成之固不決
遠者之心何以塞近者之口耶然近可坐待而
遠不可空回因記其事而復謂之曰是役也五
材之需百工之費誠為不貲使非義舉則是魯

為長府衆人舉事似乎作舍道旁畢竟不營而集此可見人心之公人力之齊矣然設學所以儲材立師所以端本飭行所以明倫考業所以居功觀廟廡之學嚴所以作敬畏而希聖賢也今之學者多逞浮辭而寡真見昧實際而率冥行工文不過欲登科第掇青紫爾縱能脩廟而不脩行亦何足貴傳與古稱坦直儉朴士生其地由質而文宜易為力脩廟興起之後掇巍科登上第者每三歲不乏人矣昔呂東萊講學

無以舉業累朱晦菴以書止之東萊復書曰若不開此一路則堂前草深一丈雖然舉業之精者與道術一也記終以此望博之諸士加意待吾章記成又以望諸同鄉之士云

臨朐縣重脩儒學記

嘗觀往古有司徒冑子之教而後能成真才得實用漢設博士於太學詔郡國增學官舉孝廉故其治為近古嗣是而降有得有失其得者亦足隨時成治

明興法古學校布滿天下師道

嚴而學政備教則尊王賤霸文則崇雅黜浮讀書之聲無間冬夏照書之火接手晨昏輔治庇民自科貢之外他途百不一焉蓋追往古而陋西京矣自教化弛而文體變師之上者徒以出題發問校藝識文為能而身心道德則一言不及下此者又可知矣士惟剽竊乎腐爛之語出入乎口耳之間以章主司之見錄而身心道德既無聞於師又不講於友今更為玄虛鑿空之文而前輩渾成博厚之氣漓矣齋舍荒而莓苔

滿徑絃誦歌而博奕爭場講堂之會食久寢廢
油之良牧無聞冬夏晨昏少有聚而舉火讀書
者且學職多是貢生考滿無功績者必諳洞泊
與遠方自不能舉而責其以舉激人不亦左乎
今 聖天子在上久道成化文風士習變而之
古復 聖祖之舊非一日矣因記臨朐儒學特
首述之而後及其重脩之由且駢之有學叙自
宋之紹興間金元燬於兵火洪武初始復其舊
至宣德丁未馬公愉以狀元及第為世名臣文

學之士自是彬彬焉盛矣嘉靖辛卯中都褚君
寶嘗尹於是增飾之後久而傾圮丁未光山王
君者來視篆之初即有志脩復及政成而時和
民信而可用乃斥贖罪之金率好義之民市材
於他方創陶於美壤以善手藝者執功以有心
計者董役經始於夏五月訖工於冬十二月時
則釐任之次歲云殿堂門廡齋序廚庫煥然一
新悅如入數仞之宮墻而覩三變之容色弦誦
燈火充斥於其中冬夏如一日晨昏如一時也

君名家士字汝希號淮川先大夫為御史有抗
直名歿贈光祿少卿君能世其家學解太極論
周官惟致力於身心道德政則尚簡省刑平徭
薄歛綽有古良之風其為教也能盡提調之責
而華浇漓之弊以復 祖宗之舊而體 聖天
子之心司徒冑子亦彷彿乎有古人之遺意自
以為學脩不可無記托吾同年友馮惟健致書
遠索時方居太宜人之憂讀禮之外不敢他及
文事吾今禫除而君巳遷官馮友又巳下世前

約不可終負敬為之補記寄諸新令尹劉君以紀遷者之美而成死者之志不亦一舉而兩得也哉

武城縣重脩儒學記

武城今之東昌屬邑而古之清河郡名邑也其有儒學則自宋元始我 朝因之學宮倚袤有時係乎官其地者學政廢興有時係乎師其地者二者常相須而雜莚盛也武學天順間一脩後迄今百餘年傾圮甚矣廟廡已深秋草堂齋

鞠作園蔬庫舍莽又從攸長莓苔而巢烏雀矣歲丙辰儀封謝南洲來尹是邑履任之初慨然有脩復之志以為必治之一於相信然後役之於可勞乃廣儲蓄勵操持公聽斷省浮費弭盜築堤不三年而政成知其時之可乘而學工與矣請允於當道協謀於同官托始於戊午孟夏落成於己未暮春躬自督勸手出俸貲又斥贖金擇良匠一以付與陰陽官王尚賢董之廟則巖巖𢉏則翼翼翼堂齋噲噲而森森森廩積有庫着膳有庖

出入有戟門蔵脩有號舍名雖重脩實則不殊創建恍然覩聖賢揖遜之容而聞子游弦歌之聲衆議此盛舉不可無述乃以尚賢并庠生袁舜問東來委記於予予惟昔人有作道州廟碑及袁州學記者自媿無柳子厚與李搆之筆惡能著薛伯高之勤而表祖無擇之美哉然學記乃文事中文事與泛然他作不同遂以鄙意告之曰夫子嘗賢陋巷而許不仕長府三臺兩觀又譏之春秋其意豈欲其廟學若斯盛哉得其地

而闡其學斯官師之責也吔不脩非所以為官教不至非所以為師知不能行行不副知非所以為士然學欲真勿若剪綵為花學欲漸勿若擊鼓催花知先而行後知易而行難故曰知得一尺不若行得一寸至於出口入耳坐長莫過四寸耳若夫知行合一雖大儒屢屢書訓不廢遷以之為然武城乃先聖賢經由筆治之區而名鄉文士多生其間惟願致知力行不偏攻舉業又不泥於口耳之間將來必有聖賢之徒基

大道棣明堂者不但科目之盛而已又開南洲乃旌表孝子之孫而曲阜孔門之甥也母氏孀居五十年亦已旌表節婦矣家教有素宜其施於有政如此南洲名夢顯河南儀封縣人舉人

章丘縣重脩廟學記

先王設學校立師長群弟子於中教以道德禮樂經術敕其條法養其長老而官其材賢所以治爲三代之隆漢始於郡縣立學燕立周孔廟擒先聖先師及孔始間置博士等身通一藝

者即循文學掌故射策中甲科至今言治者以漢得人為盛及世降而教弛學校為徒設師長爲冗員弟子為虛名道德為外物禮樂為文具而經術為贅疣甚至執習氣之偏疊見聞之障為耳目而忘本祗糜廩餼而老歲年口雖佔嗶而月長醉腹不經笥而日高眠有為章句之學者矣攻於脩文脩辭有為玄靜之學者矣攻於脩性脩命或更鼓舌游談閉目危坐而為假道學者矣此無他學校不脩學職不立致然耳我

朝建學滿天下行實政而獲實效比迹三代
而陋兩漢於不居既乃學與政不繼其前而士
習遂壞於後如漢以下幹端容有之矣嘉靖十
一年後如吾章縣事者乃同年友趙文海性嚴
而明政肅而敏處事數言立剖接人一目不忘
每朔望至學以為敬士習之振起必在學宫之
作新乃選匠鳩僦亭徙撤淫祠出公帑費不及
民工不踰時行無負於途居無嘆於室為之大
殿五楹明倫堂亦如之東廡二十楹西廡亦如之

門兩重坊三座墻數十楹兩齋及號房數十間宰牲貯庫廚竈各為之所碧瓦鱗次彩堊暈飛疊桷丹楹䟽甍藻棁殿則尤為聳觀十二年三月始事十三年二月訖工中間有因寒暑暫停者捴之不及一年衆以予乃邑人託友生劉璠張澍李時貢持王從龍所述事狀問記於京師予以方任吏部繁司非為文之時又脩學大事非能文之人辭遜不敢當衆又不可轉索他作遂擔閣至今雖琢石光潤偃卧學中未有一言

登其上者每入學見之常嘆其是予之罪也文
海以參政不祿而友生亦無一存者其以禮敦
請贊工者致政通府高棟縣尹楊盈同督者乃
鄉耆徐晃王言尹暹劉貴趙夢弼張惠高龍共
十人存者惟張永暹一人當時主者與督者俱
有行檢材幹故其費省而功倍如此嘗見他處
興造用不貲而工不盛有方報完而即告壞者
又有換數椽添百瓦即申報上司脩理所用若
干餘悉自為侵漁之計又有易其扁額即稱無

前之偉績者視之文海可媿甚矣然脩學宮不若脩學政脩學政不若士子各能脩其身三十年來鄉試中式者大不及舊議者以為北山伐石洩氣東橋斷而水無聲又以為學前無案廟學並峙不如法但甲科衆而官品崇亦一盛一衰常理然所謂材賢者又不專係乎此如魯稱尼父漢稱褒成唐稱文宣宋稱玄聖元稱大成至聖文宣王今復古禮稱先師或笑為東家丘或譏為喪家衰鳳者或將撤祀於蔡京閭里廟

屢屢大哭夫子之道何嘗有不尊吾鄉諸士子惟脩身以竢之可也一脩身而天下之事管於是矣處則著述出則功業復　國初而邁兩漢軼三代不難一切雜學如前所云弊端可無患矣是則前人之所望於後而後人之所光其前也今嘉靖三十八年學又廢而當脩矣不惟人不存而事狀亦不知所在矣予乃深負愧而重有感徘徊學舍想像舊景追而為之記以紀前美以詔後人觀者不以為雲烟過眼及東京

夢華錄則萬幸矣文海名瀛陝西三原人歷任
有赫赫聲縣左立生祠亦以脩學之功居多云

尊藏誥勅樓記

士有履仕途三十年官階已峻猶未沾 誥勅
命之榮者矣亦有拜官一日而即得之者矣此
存乎所遇耳渺予小子起家進士初受戶部主
士因 皇子生父贈承德郎母封安人予及妻
封亦如之繼陞吏部員外郎又因冊封父奉直
大夫母太宜人予亦奉直而妻則宜人云 誥

勅赫奕　綸綍褒崇數年兩遇　恩爲殊恩遇爲奇遇矣校諸一日即得者卒歸於同而三十年不沾者不但過之矣特起一樓尊藏其中歲時捧讀一過恍如　帝語之親聞　天顏之在即也傳家之寶奚啻百朋而萬鎰哉惟願子孫世竭忠孝以報　國恩聊附數言于此其詳更載家訓中

心南樓記

園樓軒敞目可遠視四方心亦可隨之而四文

曾竊學東西南北之人而樓何獨以心南名矣自十九世祖三遷而居始定田廬丘壟俱在南山之南所謂歌哭於斯聚族於斯者也每登樓吾心所之不於他而獨于南因名樓以心南而弁爲之記云

藏書萬卷樓記

藏書不啻萬卷止以萬卷名樓以四庫所類不盡乃倣劉氏七略分而藏之樓獨藏經學時務總之不下萬卷餘置別所凡五書文明火象也

又天地精華多則為祟古之善藏者每分之庋不災於火吾樓書不過萬以此名山大川其藏所也奚必於樓詩三百蔽於思無邪三字手部論語猶斂於節用愛人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又奚必萬卷而況不啻萬卷也哉既記之而復繼以詩以見吾志

詩云古有楚史邈焉寡儔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有問即知隨其所校藏書之富更有鄴侯雖承插架充棟汗牛諸子百家六經贅疣多岐亡羊是則可憂辯也如賜藝也

如求科列文學子夏子游兩端四教無言更僕
吾欲從之不得其由藏書萬卷聊以名樓

注目樓記

樓本高氏居剎於颶風驟雨及李子為主督工
計財刻日復完設扁加名今為注目樓云夫登
高則望遠身在樓上目力所注千里近在眉宇
此山後寨樓也千里猶近而山與寨無庸視矣
然不但恣登眺堪題詠而已田有情夫及偷兒
以便於瞭望無不知戒者不出户限而瞰田有

餘力雖名之曰暇田樓亦可也

三宜樓記

普濟鎮之北園名海蚕園之北樓出樹杪是為三宜地曠而高樓麗而壯以地名樓樓與地兩盛顧舍是而三宜之不亦盭且左哉嗚呼高則無障曠則無際麗可娛目壯可快身故夫月明皎皎與雨祁祁雨雪霏霏以狀麗之居而擅高曠之地倚欄凝望三者有一不宜者乎時或遇如鈎潤如酥輕如絮細之有一不宜者乎又或

爛如盤勢如注大如手巨之亦豈有一不宜者乎此之謂三宜不以地名而地在其中矣常讀謝希逸陸雲及謝惠連月雨雪三賦有一得爲因樓而識其所得覽者請先三賦而後登此樓則所謂三宜者不待吾言而亦得之矣

平樓記

三十年前四鄉平樓可屈指數今則民貧盜影十村而六七雖負郭亦有之甃皆墼石大約高二十尺上下平其顛利於飛石禦敵緣原祖居非

有更積招盜樓何爲者高三十尺耶以先隴前峙族人環居高平可以登望望隴起孝思族起敬孝敬有資乎爾此所以必樓而樓所以必平且高也

待月樓記

詩謂城高月上遲又謂山高遲得月吾樓南近城而東對山自望後必待山吐而城掛月始得賞不然停杯無歌懷遠徒隔千里帶影不成三人秪付之浩歌而已爾樓以待月所以釋吾躁

心推此而當待者多矣抑又不獨月云耳

四望樓記

樓稱四望者何北女郎而南踞山東長白而西華不注望之近在几席間四山皆可卧遊也人孰無居而吾獨有樓人孰無樓而吾獨有山章俗不比他方城起高樓四隣必以為窺見室家止之不止且訟之吾宅後樓雖高却不方衆目得望山而遥為之主則四山者四座嘉賓也自官罷而閒因之與豪而遠不然得失鬪於心奔

走勞其形雖有時登樓茫茫爲張目四視則四山者四愁障也有所懲戒乃自為之賛曰人惟覊於宦雖覽勝而心愈煩吾惟久於閒故望遠而興不闌樓高三級如在雲烟可以叅禪可以養丹然非所好也惟蓄山海經地里編與夫青城記九域志輿地紀而已爲吾其逃於佛而出於仙日惟讀五書以望四山竊仁者之名以永其年者乎

長春樓記

種花利於養禾然難把捉挍數歲之中得失半爲得則市銀錢多而更易鄉人目綿為硬貨地宜種此者惟張林鎮東西一帶但有百畝者銀錢之外雖家有數百指衣布而襯綿無不溫暖如春長收則長春矣農人覬望豈有涯哉吾堂既謂之暖餘則樓不謂之長春可乎

近濟樓記

濟河去城六十餘里去村止數里而已以地遠而直廡是故有地五頃以地多而望難是故有

樓五楹地以遠多樓以多設大抵瀕河皆沃壤宜百穀樓號近濟其亦幸乎其近之也歟

連壁樓記

此白塔樓也然不甚高仍舊而稍增飾之與懸橋小樓相接如連壁然遠可望阡陌近可望場圃省稼省耕不勞餘力詩有之稼穡維寶取名連壁不惟肖形亦從而貴重之云

有埠樓記

高埠埠高而地平村落乃在窪處聚氣藏風亦

一得所樂土也高樓南出北與埠比肩足以發騷人之逸興消暴客之邪心此李氏故物而子以同姓得之然又不但高埠普濟張林步村油里鎮皆同姓者也事出不偶因賦一韻兩絕句揭諸樓之最高處

高卧擬袁安高亢擬元龍二人無不可但不擬揚雄

物本無定主得之幸同宗示人何不廣四海揔克封

覽勝樓記

是樓也在水寨之南隅下方上平高濶俱二丈

餘對樓有二池一魚一蓮遶樓皆危舍一廳兩
廂獨壯地本卑下營造頗費而樓費尤不貲登
之不惟盡覽一第之勝而一鎮之衆高動定一
邑之山川迴合其勝槩舉在覽中因題樓以覽
勝而并紀其實如此

是亦樓記

滸瀍多樓鎮有樓惟淺井莚不樓不鎮然去明
水鎮纔二里許樓雖不雄是亦樓也是以以是
亦名之田皆可水杭稻得利獨瀛是樓雖是亦

而田不是亦也是以亦託之如他方

夙興樓記

長春樓之南俯臨通衢者夙興樓也商旅啓行農工出作必經過樓下譁然如市每月四九市日又不但加倍而已樓居者雖熟睡亦即驚起事事可由此旌勤而策惰語云一日之計在於寅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是則夙興者又長春之本也

場圃樓記

大凡村坊宅後後有樓謂之看家樓吾宅之在山後寨者正人烟閙廢墻濶而壯屋密而嚴有樓不専看家爲一塲二圃設也時或蔬果盈圃禾麥登塲只令一僕據樓坐望雖巧於盜者亦不能售其奸棲舍看家而強名塲圃其亦有以哉其亦有以哉

二用樓記

第左而南向田右而北繞者繩家莊也塲前故有樓便於塲而不便於田稍後更起一樓而高

楊使如前田則一覽無遺一物而有二用者吾
樓是已取名若迂於義不亦似乎哉

河上樓記

城南河畔有樓中突而兩拳水勢蜿蜒抱樓而
北之攢者王氏子也予嘗游而奇焉不意王已
而竄逮予即其主也村城舊稱王家樓今改名
河上夫樓為河上樓則主為河上公有不待言
者矣

愛蓮樓記

樓作於今而基仍乎舊作者中麓子而基則遻

驛丞也樓邊有池蓮可愛取以名之竊自附於

濂溪周子後

壞白樓記

嘉靖庚戌西南鄉連三歲不登以黑壤逢旱故

耳北鄉收入如常壤白而鬆易種而無草田家

有恒言黑壤看苗白壤喫飯雖有堅樓雄出𤇆

僻在直北一方李子猶市而有之貪夫務廣地

仙人好樓居況壤白而鬆樓堅而雄者哉

探漲樓記

槩縣稱美田必首大溝厓夾溝水淤宜麥宜秫不用糞力所得倍於他田然淤雖有利不無衝决之患建樓以探山漲以導吾防維有敗我濯龍之愁可無誰復黄鶴之謡矣

逍遥樓記

龍山鎮爲歷下與吾章接界與吾村連壤居在鎮中田星居後今太平日久生齒繁多而盜賊充斥又以其屬異縣也搆樓以防不虞顔諱爲

而以逍遙名之夫不虞防而後可逍遙行樂矣

西成樓記

樓歷四時獨名以西成今歲惟城西桑氏莊先旱後蝗收入不多樓名翻若辜之者夫樓作之雖非一時其落成則正西成之候耳堅實工緻見者謂為吾章第一所以積久而後成又土方景沃饒前乎此者常得其利諺云薄地十年有一結美地十年有一缺農家道其常而已矣

煙樓記

上古燧人氏肇火食以易茹毛飲血之陋潘尼
以為其用不匱其變無方然火有熯有煨有熛
妄行燎原則為災故有封人掌火而火禁火戒
則又詳於晉成公以是知火有大利亦有大害
如近此閩越東家不能曲突徙薪遂使焦爛為
上客可慨也予家炊爨晝夜不息各村屬續供
薪時或乏用以食指衆多而賓客接踵耳廚室
原架木為之如他人家成火遇標燥蒸已腐數
次幾走火得家人早覺撲救免予每出門必丁

囑加慎外宿心恐恐不下數欲券以執石以工
大費多一時不能玄辨歲巳未月甲戌日以初
九丁丑良乃撤舊貫築新基橫石疊執高丈餘
觀者咸稱堅壯中方用木戶牖疎朗上結一長
亭則高聳數丈餘矣雖甍不鱗棟不虹遠可望
數百里近則盡攬一城之勝三面當山非若背
山起樓者為井咸坂一塵不飛檻風可清暑夕
憑月能徹高秋春華冬雪更出奇觀休文八詠
徊詠半城郭子百尺十洲記所謂五城十二樓

吾固不敢僭擬然為日不滿百而匠作則数百傭工則數千数年所積甃石木料用之釐盡定名烟樓而對扁則兑楊東江蘇雪蒙二名筆至季冬二日尚不雪不寒冬行春令衆以為憂吾方幸樓成不記其他已而寒雪驟至矣内眷尚未移入先與客登而樂之爭覩飛煙直出淡抹濃粧散絲霞籠殘月逗寒雲飛輕纖曳素練曉迎旭日暮鎖長空初止以為日用飲食之資今殆為近便觀遊之美而深閑豫防亦在不言中

矣贊曰使天旱一日寒吾樓不能覆瓦與挑簷使天旱一日雪吾樓脊不能條而頂不能結惟寒雪各遲一日吾樓得以完其工而畢其事據跡雖是人為相時似出天賜嗣後飽食安居可不揆厥所自喜極自為之贊聊以紀其實而繼吾記

有年樓記

古稱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又以醉人為瑞今歲庚申天災流行春不雨至秋七月蝗復蔽

天遍地穀菜俱不熟饑饉甚矣池不聞鳴蛙道
不逢醉客吾樓借舊積適以是歲成之取名有
年若中思樂亦若西成樓所謂道其常也自此
濩𨍏金穰日紀洪麻於鳳曆周郊火退歲書大
有蒼麟編千里不齎粮同貞觀之世五穀皆熟爲
有年如左氏所述農人之望年與商賈之望利
仕者之望遷其心豈有二哉樓在相公莊宅後
場中翼以二敞棚貯農器陰雨則以刮板收粒
又扒收禾原與北園相連恐看望難而踈失易

也改遷今地自華近且便云

延客小廳記

宅有延客大廳園門內更為小廳無無亦炫美而誇多乎大廳衣冠揖讓小廳壺矢留連非大廳無以作敬畏非小廳無以釋交懽一則禮樂攻吾短一則山林引興長者也廳搆於辛酉夏五記成於六月初三時因延客遂對客立書之

中麓書院記

吾章城內宅價高而隙地少近學宮有園一區

計地三十餘畝中麓子購而有之喜其與宅居亦近不但學宮而已尋復稍斥其北為之堂者五楹名以藏書萬卷繚以堅垣墍以大門門内有一亭一坊二廳又將廣列號舍總為書院以待學者而人登以書院稱之矣從衆意扁其門曰中麓書院云夫以書院著名者無慮百數而尤著者古則海陵白鹿白石今則正學大梁河東湖南而陽明甘泉在處有之胡安定書院原在海陵後直講太學生徒至墻舍不能容朱晦

菴年四十始知南康講道白鹿雖王淮僞學之禁不能奪而劉鑑元之白石聚徒亦盛陝之正學涑之大梁蒲之河東濟之湖南人無異議陽明甘泉獨蒙譏訕而所言是處自不可掩也然有書院則有院主無非以官師爲之中麓子世所指棄人也學有媿於前政有媿於後出無益於　國退無益於鄉方欲執經問難於達人雖搆書院而可當院主哉自恃與衆學者頗有一日之長兼有一得之愚求及會講先以鄙意首告之曰古

之所謂學者一焉而已矣後世則色色各別種種多端聊舉其槩有道學有禪學有脩養之學有法律之學有詞章之學舉業之學士之未仕也則攻舉業初仕而淸要則事辭章郡縣則專法律久之談道學者脩養而禪則其歸宿之地也衆學且勿泛及請以道學與舉業言之　國制舉士初惟孝廉方正賢良繼則明經重而辟舉輕今則不行辟舉久矣士有志世用者非由舉業莫達邑庠鄉試有數次之科舉業正在所

急顧以道學先之不惟有孤學者之望且有乖時王之制矣獨不思春誦夏弦秋禮冬書非古人舉業耶道學緒餘即舉業舉業精妙即道學嘗細觀近時舉業發揮題旨伶俐纖巧用字新奇命意敧曲廻護照應則有之矣而無前輩渾厚博大真誠之作允以為人之心雜之耳方總讀書即冀發身古人謂透得利名一關便是小歇脚也况鮮講體貼之功疎而記誦剽竊之習成是又舉業之下者去道愈遠矣上古無傳人

中古無傳事近古無傳心先天一畫理無遺蘊汎世多言書又冷厭或以博雜蒸其心徑或以粘帶迷其心竅或以茅茨塞其心源血氣習氣之偏夢覺流浪雖云學道其視舉業反不及矣必也省察操存篤實踐履堅為己之心倍反躬之力窮經明理動心忍性破塵緣而求實際却意見以契真機以之而為舉業根據義理之與發明賢聖之心與前輩渾厚博大真誠之作殆或過之甲科藏而鄉試不必言矣措諸事業有

光鄉國蓋舉業有悟未徹而倖進者未有悟徹而遺之一人者也然之而爲辭章羽翼六經貫穿百氏肇鋒文采如水飛於壑而日麗於天以經術而飭吏治以弼教而先明刑非若申韓之刻是外可兼老氏之玄而不流於陸氏之禪矣聞吾是說者初必愕然驚久必躍然喜而終則竟然以飽矣書院創非一日然五蘇蔽於繁蕪三徑鞠爲茂草今歲夏五稍加脩治而號舍尚無餘力以待豐稔成之庠士王茂實昆玉及徐宗

吾辭汝立將約衆覩賓賜賀而難其文者數年矣吾因自爲之記以荅衆意賀則不敢當日後人材或有所成就若請名公爲文以償吾之訖而表吾之書院則不敢辭爾

我靈臺記

新樂誠軒賢王使使持書相示曰我靈臺乃端惠先王考養心之處也築在嘉靖辛丑抵今辛酉二十年矣久而有當修飾者辛巳畢工不可不文以記之乃以記文委之中麓山人山人因

對使辭之曰誠軒已自有佳記矣茲不已複乎使知其意應白前記乃初築此則并修飾記之耳山人乃嘆曰使乎使乎記可但已乎夫人以一心而為靈諸念雖異同是一心之緣起前心是有念妄心動而有迹後心是無念真心止而無形有念心如物象可思量無念心如虛空不可推測所謂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若也座客聞言以為出於禪心不靜虛則㝛神不靈能澄其心則神清而三脉通靈矣故虛其心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所謂洞房紫極靈門戶者也塵客又以為出於老心具五行之理以虛靈故也心比性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靈處是心虛靈又是心之本體心官至靈藏往知來知覺是心之靈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也心麗於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會也陽主動晝則陰伏藏神運而魄隨陰主靜夜則陽伏藏魂定而神蟄故心大則百物皆通巨細無際細入無倫前乎開闢而未嘗古後乎叔季而未嘗

今故有比之以火者有比之以郛郭者而[illegible]臺則尤親切著明然有主則靈神守其都惟以敬爲主心之所以生而靈也所謂敬者聖學之成始成終也答以其言出諸孔孟程朱即可爲矣靈臺記因書而榜之使者父子一心靈而愛書謂其臺曰靈臺亦可也至其造作之詳及橋洞名義之異一覽前記自當知之今記直據靈臺爲之發揮云

汶濱書院記

聖上龍飛之八年予與洨濵先生同第進士時領成均袍服長短各不稱體乃在東闕門易之以為有同袍之義衣鉢之徵官階或得交承事業或相比擬其後予由吏部陞太常而罷洨濵則以行人選御史罷而復起起而又罷竟不如所適料今嘉靖四十二年追念知交致書慰勞予之書辭大意言三十年不一見面九百里不一通書人生有幾四三十年耶高才宜不止於斯據理必當大顯然時已逼矣天未定耶洨濵

復書惜別勉學之外無懟怨之聲惟以記其書院為懲枆及發其餘函一乃所註書解一乃所著文集而集中有自製書院記及湛甘泉陳文岡與記者予將何所置其喙然甘泉其業師文岡其縣尹予則其年友也人既不同而情亦有異教諭之於治隸治隸之於切磋事既不同而言亦有異其創造改作之詳門堂廟亭之制不必贅及因書院而有感於他方因記書院而有感於近日 國初學無多端教有成法立儒學

足矣乃又有書院設教官足矣乃又有提學提
學始於正統中年書院盛於嘉靖初年今則多
不可言矣提學書院俱不可無而書院似不宜
多多則興土木費供應而紛立門墻長院設教
者安能一一得人耶自予所傳聞者海內書院
十餘處其不及聞者何啻數十餘處哉大科以
甘泉解梁以涇野鈐麓以介溪沅則有明山汝
則有鶴志平樂祁門則有道鄉有環谷王官在
蒲州弘道在合江東山在滁安而百泉在輝縣

東樓練川岑山以地得名者也顓濱安定和靖以人得名者也洨濱書院與其有實行者同執而崇虛名者背馳此其所以可記而記亦不嫌於數也人士有來自其地者往往稱其身敎克修師道卓立植行以明倫考業以居功施物如振脫取人如投滿足推廣天朝嘉尚儒術敎崇政本之雅意由此弟子可材風俗可美不籍官勢而施於有政矣買地共六千七百三十畝以三十畝作義塚以三百畝供祭祀以四百畝養

老幼以三千畝待來學又以三千畝為貧士婚喪之助從學者三百餘人閒居者二十餘年九卿六科十三道保薦者三十餘疏獨大中丞毛介山奬徽為能得其真而槩其素略舉數言以見之餘固不及悉述獨持風采鳴鳳鳥於朝陽抗衮澄清磔豺狼於道路浩然無愧掌辭三黜之贈喪也大成不俊五窮之送恥曲學以阿世期行道以濟時金百鍊而愈鋼河九折而必海至其辭獨祠鄉賢而拓之以為諸生講學之地

尤爲人所難能在官曾闢大梁十三書院擇士
隆師以成其教今又搆汶濱書院會友聚徒以
闡其學是豈以隱顯二其心者哉汶水發源於
平山入大陸而近寗晉晉原羊舌氏食邑書院
在汶之旁因名之曰汶濱書院先生名鑾字天
章其别號即書院之名號云

張氏遷塋記

世有樂於訪友而忽於迷其宗勤於治田而怠
於掃其墓有地盡穴窮城隣路近河害村防猶

顧戀不肯舍去者又有酷信陰陽兄弟鬩于墻
隣里訟于官甚至遠塟偷塟因之忘其所而失
其派者多矣諺謂拋田叟拘拘擇地窮村夫歲
歲遷塋惟止其所當止而遷其所不得不遷斯
則孝子順孫不當以田叟村夫目之矣邑人張
悔菴乃先君客交後又忘年與予為會長素亦
喜讀陰陽書但不失之酷信耳嘗拉一二知友
披閱家乘指點祖阡勒狀請予記其新遷塋於
是據其手狀并其口述而為之記曰張氏原冀

州棗強人金季以河診移家濟南東北地名老
僧口祖有諱保配許氏者遺塚尚存於彼元有
西臺御史碑久剝落名字無所與考諱文質
者則六世祖也配吳王二氏男女揔八人占籍
章城東街而塋兆則在城之東南一里外文質
生子衍次子簡簡配崔王二氏生子瑄次璀璀
配耿氏生子淳次溥溥配盧氏生子尚德次盛
又次磬盛配潘氏生子師雍即悔菴代州同知
次師閔德府典膳冨甲一邑以差繁久不及舊

梅菴一派俱由次子出次出皆賢兆已六房而地盡雖城雖不遠猶為無害但在淯河濱而古路旁舉子村落盛且有防邏營所不容已卜地難得真良梅菴遂自行倒杖袖藏錦囊周迴原隰登嶺嶽閱往返數次始得地於蘆山之陽去城十里許藏風聚氣真佳壤也乃遷葬父處從以母法繼丘時則嘉靖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也先世嘗南遷矣既又東遷矣今又三遷而更東矣縱有碑記猶恐如御史臺之磨滅而況可

無祖乎哉予祖原自隴西徙居於此有一總碑
載隴之世系最詳且多貴顯者嘉靖改元陳靜
齋巡撫山東每一里社立石刻鄉約族有不識
字者磨而用之予時方幼不曾讀其文止聞之
長老云云徒以為恨有言墓中誌銘可考者無
從出之向為大父作表亦只援碑刻之見在者
耳以此觀之悔菴之亟亟記其遷塋眞有[illegible]以
鹽寶許文簡公在他處曾出得其上世事由官
秩宜其劇喜大驚刻書傳之遠邇也悔菴又嘗

謂予曰古雖不祭墓吾欲祭祖於冬至祭父於立春朱子曾以為不可今惟竊取程子之意於禮則何如予曰義也義者禮之實協諸義而協者也禮因未之前聞然可以義起也先王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所以教民反始也每歲雖春秋並祭之可也是事似亦可記因并記之

姜烈婦楊氏碑記

烈婦乃平南隣楊一元之女而東郭姜守身之

妻也楊蓋三世積德樂施而姜亦踏道守分素相契合一得子女便自許婚姻而媒妁時作名目云楊之子女八人而烈婦為之長姜子四人而守身為之長烈婦生於嘉靖四年十月初九日年十七而字於姜時則四親重慶三冢同居奴婢稱多應酬繁冗烈婦事上處下顧後瞻前無不孚其孝愛之心得其役使之當者至於織紝裁製浣濯饋饔事事有條段時時無遺失家因以裕人羨其賢守身為庠生有名由其外交

得孟友內助得賢匹云翁諱壽臣聽選未授官
而歿烈婦朝夕哭泣於帷幔之旁祭奠於几筵
之下姑歿亦如之姑以孝子為憂烈婦則侍小
叔左厚繼娶欲析爨烈婦即勸夫從之不從或生
嫌隙生而骨肉情傷矣貲產約為四分讓其美
而取其一分薄者人皆稱姜生之公殊不知太
半烈婦之力也歲戊午七月姜生寢疾烈婦不
離左右不間朝昏察寒温侍湯藥有憂心而無
厭心有戚容而無惰容至十月既望藥不投而

疾轉劇烈婦垂涕語之曰姜雖不知讀書嘗聞吾秀才第惟中及君平日之言曰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又曰婦惟一德從一而終嘗見舊遺其侶鴈失其儔有至死不配遂死不顧者可以人不鳥如耶君儻不起吾亦不生矣姜生顰眉而然之者再至廿六日果不起烈婦號泣擗踊絕而蘇蘇而復絕復蘇乘家衆環哭即入卧內自經姆氏覺之急不能排闥乃破牖解救水漿不入口者四日冀得畢以死從母與女眷苦勸強

哺之粥湯略二沾唇潤喉而已聞之愈嚴意不得遂日惟抱棺悲痛有時咄咄獨語若與吳生相對者自言常覩其貌而聞其音若非思感之驗是亦同歸之幾歟人病將死往往梟鳴其家世俗以為鬼使來喚烈婦獨喜聞其聲製素服藏之笥而舊日色衣悉取而焚之恐聞者悟其意乃澆醯於焚後以亂其臭姜生所讀書冊亦即焚之久之煨燼堆積斂時實棺足可供用閒嘗謂其婢曰人言螻蟻貪生吾則以生為苦以

死為幸毋及諸親奈何以苦事強我而使其夫不幸耶婢中有名盛兒者年方十六感其恩義情願同死雖烈婦不之許而女志則不可回至二月十九日寒食節祭掃墳墓邑俗傳襲遠矣烈婦乃備祭品香紙令諸婢詣墳所諸婢以日久心懈循以盛兒在家不料其紿亦不料盛兒之歎同死也諸婢甫出烈婦即閉門沐身理髮着所製新服另設靈榻束書為櫬以有夫手澤在焉攜所戴素髻置儒中內遂復自經於棺側

而盛兒亦經於其旁若生前侍立然及祭者歸而死者久矣雖跡遠素無往來者亦皆予而奠之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已有不可泯者矣昔皇甫規之妻荀爽之女死節漢史以為美事高郵妓毛惜惜死於葉全之難猶得立廟錫封盖旌獎義烈以立世教不以貴賤限之也盛兒乃良家女佽事其主人者固不敢僭擬雖謂之雙節亦可也烈婦素溫巽柔嘉而其英爽決斷若此盖有丈夫所不能者彼斷髮刖形又其

細者也聖如夫子猶謂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況可得其同死而無異心乎載觀古來死節者或逼於盜汚或苦於勢奪或有饑寒之累而無强近之親四者必居一於此烈婦非有盜與勢豪苦逼又親有足仗而貧非所憂年雖三十有五尚朱顏如童綠鬢未雪乃能視死易如朝露輕如秋毫其志操如嚴霜烈日凜凜乎不可犯而皜皜乎不可尚此其原於性生由於家教而成於夫之感化皆不可誣也識者以為姜楊兩姓

素以善良稱於衆口而協於群心天特以烈婦報之從以侍婢事出稀奇于以驚近見而駭遠聞日後中之禮官請表里宅書之太史光照簡編世之老死徒死者何限是則雖死如生矣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恒貞者婦人之義而死節則其義尤烈因以烈婦稱之婦德不恒則非婦人之吉因之凶於而家凶於而國者有矣然豈家國之幸哉雖然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所謂盜逼勢奪因而奮不顧身此殺身之易也而

烈婦委曲處其死悲惟事稀而奇蓋亦義就而難矣是年十一月初五日塟在女郎山之東攝縣事者藩司都事葉公義其事聞之當道而禮祭之繼乃新尹溎溪董公主其禮而恤其家已有合葬誌銘納之壙中而隧道碑記又屬於予予以冗病未副其請恐歲愈遠而響愈微如遂經生妻于氏于孀妻婁氏孤苦守志一則五十餘年一則三十餘年雖三尺童子無不嘉其節而稱其善顧乃未聞於　朝又無文其事者何

以傳来世而化當世哉嗚呼可慨也已姜楊子
弭四姓晉章丘人

原性堂記

茶陵有大人君子張龍湖者生為保輔殁謚文
隱素與中麓子善嘗同陪祀郊壇乃避衆獨執
手相語曰天下有不可無吾文而吾不能已吾
文者原命原性是已原道原教俱有作者考選
庶吉士曾以原教命題閒亦能發古人所未發
而命則未之及性雖及之然而未善也程明道

雖善乃定性而非原性也尚以為在鄉時少年之作若原命與性非老筆宿學無可屬者方今之世不吾則子計之熟矣盍勉諸諾其言而藏之於心今二十餘年矣近城園有一堂已名之曰面山矣客有過而謂予何不改稱原性乃答然有感於前事而欣然即易其舊名予方[illegible]觸而即發不知客何所見適投其機乎客[illegible]從而記之曰性學不明理路多歧世不得乎[illegible]由之自繼善成性肇端於易若有恒性[illegible]

[illegible]性與天道猶不易聞於孔門至孟子性善之[illegible]昌而高談性命者紛行蔓於天下後世矣程子謂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朱子謂受者性也所受者理也而張子之言亦云然至其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尤為親切而著[illegible]曰善反則有率而循之之力矣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誠成天下之

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敎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曰妙則有主宰運動之意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欲也物至知知好惡形而善惡分焉有流而爲惡者非性所本有也是皆芳儒論性有見之言固無嫌於直述然以予論之理則知水之有文理性則知水之有剛柔故性凌霜指性盤石竹檜堅秀茶梅冷淡菊棟封剝樛樅攫拏蒼瘦顛倒皆其性也不獨木然如人性學求性溫人參性寒附子性熱鴉之性護牛

之性順皆與生俱生者也生之謂性告子亦不為失但未能兼氣言之耳如韓昌黎原性有三品之說亦坐此失而猶為近理若荀楊蘇胡則失之遠矣荀卿言性惡楊雄善惡混東坡以為未嘗有善惡五峯以為性無善惡而善者乃嘆美之辭至如盡性者竭盡此性而無餘養性者直養此性而無害尊德性者乃廓而大之非恭敬奉持之意道所由也極高明以下四事皆道問學之功問學道而德性尊矣若四而八之分

你存心致知則非也心大意小之說是性大心小之說亦非也螻蟻有君臣之義虎狼有父子之仁雎鳩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鶺鴒有朋友之情此其通者也本然之性也然餘皆塞者也物蠢而塞不能通人靈却多斲喪性聖人能主靜以制其動衆人則因動以失其靜聖人能以性而御其情衆人則因情以鑿其性性靜者也情動者也脩此者君子動而吉者也悖此者小人動而凶者也時而脩時而悖焉動而

悔吝者也甚則與物無異如草木之無知而禽獸又何難焉朱傳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物不能擴充與之全理不亦爲虛設耶惟於不覩不聞而戒懼因莫見莫顯而愼獨有此靜功然後喜怒哀樂中而和矣以是中和致之天地萬物而天地位萬物育至此方及物矣天命率性何嘗有物耶中庸憂道學失傳而作物亦可寄斯道之傳耶然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天地之性也知覺運動氣質之性也天地之

性主理氣質則理與氣雜言之未有此氣先有此理氣有不定而理則常存性未動而情已動心包性情而涵動靜者也心能體性猶天能體物也人須變化氣質氣質變只是本性所有者耳自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自人言則性先而善後但是理無形須于性上體認故性字從生從心一元分為二氣五行播於四時絪緼化醇太和保合生來具此理於心天然自有之妙敷錫於維皇降衷之初命即性之流行而不已

性即命之一定而不移如是而成性如是而成能盖天之明命民之秉彝也性本至順大順之而已性本至足各足之而已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性分内不可減一物物交自有外之感吾性有不容已之真無性則無情猶之無水則無波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出於性無氣則性亦不可得而見焉如人方端坐可喜可愕一切動氣事未經其前則其性之剛柔善惡何從而知之然斯道之在天下其未形也固渾然而一體其

既形也則燦然其殊名失傳在於不能識其義
得道貴在窮其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記成大書高揭於堂之中央言辭淺陋義理
支離聊以近答客意知不足遠慰龍湖不學便
者而衰亦以筆力素止此耳噫是堂也比負城
垣而南連捲室西臨古道而東望長河凡三楹
而中楹出厦材木工食不足匠役作輟無常始
基於春三月苟完於秋八月至次年癸亥猶未
黝堊而釆飾或謂堂得五楹始稱其地此已竭

力若復勉強造作然豈率性之謂哉此後或歲豐而力舒當更構一堂將名之曰原命並為原命堂記云

水風臥吟樓記

歸將居之前突起一樓下為門通來往上設榻恣臥吟客有避風而登之者鈎簾北望大河喜謂予曰君盍記此樓乎矣竟不能踐其言乎予笑而戲答之曰此予事而掛客懷何也不以食言而肥不因苦吟而瘦試以數語為記請覽而

裁正之如何夫天之噫氣為風地之陰氣為水實則交相感而迭相乘風吹水涌曰波風行水蹙曰漣風微水如鳴絃風靜水如沉璧風急水如戰鼓風怒水如驚雷速其行舟者風有意也任其柏橋者風不管也不但為天下之至文而亦天下之至音音徹卧中興發醉後而詩意有出言外者和以沙鳥雜以漁歌助予吟懷者又不止水風而已樓高而闌之最真信口朗吟詩數雖多俱不曾落紙筆且多誦古詩及近時名

[illegible]亦水風卧吟樓之所由作而記文之所由繼作也

遊龍藏洞記

人生貴在適意適意不在奇人生難在會心會心不在遨遊非奇遠不足以雄大觀而肆遐蹤鷃鳥棲息一枝鯤鵬扶搖萬里但甘鐘鼎者以山澗為枯槁耽超曠者譬市朝於桎梏蓋樂生之性均而殉物之情異也予自齠年遊庠序即敦篤仁智之好而輕仕進之心將激清流以濯

綴躡高岡而振響及幾仕途官戶部在京則
皇陵諸山無不歷覽而西山嘗西至焉出使則
北居庸西太白終南賀蘭皆其所嘗身之者及
在吏部隨　駕至承天陪祭　顯陵五嶽望其
二而登其三會因催鹽事將及南都以改官還
罷官後屢約江午坡雖念菴呂江峯熊南沙追
荊川王遵巖諸相知同遊荊之六弌嘗問之[illegible]
江右之匡廬浙東之天台鴈宕川巴之峨[illegible]
閣子以懶病不果往羅唐熊王四子雖未[illegible]

然已如約矣每有書來矜炫且嘗譏彈予惟嘆羡之已耳並受之已耳追悔何及哉不但無四方之志境內山川猶坐限未一經爲如龍藏洞是已歲乙巳有東道主省祭楊尚卿而踵三尹東瀾李上舍松泉爲輔主爲餚擷謝慎菴陳泰峯二縣尹劉亭山高栢亭二上舍袁汝獲袁汝爲二儒生主客及予共十人於六月望日往遊洞去城七十里暑熱即日不能至宿於普濟鎮次日早起倉卒一飯遂出鎮約有數里與夫走

僕咸赴井邊飲水行數步還復飲之既又數里予
問故僕夫對以過此二十里餘方有水予即若
渴遣人先行取水迎至半途予乃置而不飲語
云倉無糧飽是饑又有望梅止渴者詎不信然
矣予入山口路漸巇嶮遍山皆青石無雜色見
赤脚男婦數十人擔筲負桶皆躋村汲水者有
山有水為佳村乃山多水少獨龍藏洞兼有之
此其所以為可貴云路旁積石似出人為田父
告以此腰疼崖也人有腰疼者許取溝中石堆

探崖上量其力而為之大小多寡疼乃止蓋腰疼多因寒湿所致運石起伏有合按摩屈伸治法崖熱近之往往汗出多愈如岳廟擡秦檜鑄鐵身亦此意也既而及趙八井名盛而實不副水自崖上懸注只供數人之飲用多須立候之過此則峯巒迴抱草木交加冰裁曲岸直而雲截亂山平廣塲燒痕青而斷崖石色古矣欣聞鶵語山幽其奈馬瘢路澁林深不知暑氣地高自引清風若夫紛敷濃郁則雜花不可名日愈

探愈奇者森峭壁而排晝戟突峻嶺而掛青蓮
窺斜日而流明珠横銀漢而飛綠虹也於是衆
夌踞罷豹蹈峯巖披蒙茸穿窈窱倦極有悔其
輕來者有喜其將至者忽見山僧出逕經達洞
前乃不揖而競入焉則見其左虛曠而右幽邃
上穹窿而下窪砢內窔奧而外通明野鴿飛鳴
有妨坐語石氣空翠能濕行衣風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滿座冰從洞出冷氣襲人詩有水自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冷風從花裏過來香語雖尖新可作此洞實錄

也然洞本天成動如發券從者百餘人止占洞門一區善抛鵝卵石者亦不能及其顛門上一孔闊幾一丈如天牕然此亦可謂之洞天門向東北龍牀則在西南高處攀磴而上非身輕若不能躋龍蹻立其傍龍去而遺其跡鱗甲飛動見之者自是毛髮竪聳向後或卑或高一覔一狹白蝙蝠大如盤盎倒懸石上見人則舒展其翅殊不傷人暑氣既免相侵水聲况復堪聽驚喜如遊廣寒宮名刹渾志長安市矣嘗聞武定

人有史姓若素頗負氣恃膽曾以人日凌晓入洞中至日夕而出宣言於人覺廻轉前後不一而向前者多乃一空山也聞水流潺潺路濕而滑遂不敢窮其源予乃携客屢出屢入出則四季山環其南斗倒山拱其北東則閏王嶺而西則巂嵩崖蕪有二小洞蓄乃觀音大士殿乃伽藍武安王攀翻桂樹則小山讓幽偃息叢篁則竹林逍逸俛仰林壑則禹穴爭奇瞻注懸瀑則龍門失險久之復歸洞中則野蔬已辦不惟酒

靈運登山之屐而且有謝安登山之妓矣在縝
般窮妓作戲衣藍縷而聲低啞羞澁殊不自持
至是頓敗精魄以洞虛助聲云耳復有擬龍牀
吹簫者真乃一派仙樂客乃扶山靈之秘藏搜
海經之詭瑰繹以譙愚蔚為麗篇繼絕響於玉
維叢雅調於康樂予因喜而為之歌曰洞形兮
鶴翔洞名兮龍藏睨而視之兮徒羨其空濶即
而窮之兮難盡其深長仰面高兮如旋螺俯身
低兮如陂塘前通一竅兮如戶旁列削壁兮如

務不知潛龍兮何日乘雲雷而雨四方空遺此
洞兮棄幽阻而隔窮荒歌既狂興不可已復為
之歌曰繫龍檣兮卧龍牀始於何時兮名於茲
方鍾乳垂玉箸兮石腦并比瓊漿吸月華兮吞
日光鮮拂醬兮却炎涼可以煉丹砂兮養己陽
非神人之靈宅兮則雲水之仙鄉不但[illegible][illegible]激
發兮而神愚亦為之飛揚將欲鑿石為[illegible][illegible]樂
土為墻蟬脫人間之俗累兮終於此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嘉州喜閱樵歌牧唱謂可盡洗塵土腸胃月令

則云暑月可以居高明遠眺望升山陵是遊可謂兼之矣山水之勝使人應接不暇豈獨山陰道中哉宜興有張公善卷二洞興安有噴雷駐雲飛霞三洞未知於此孰優以待他日有來自彼方者當問而定之邑西南有一洞亦以龍名此則又稱東龍洞西龍洞前賢劉文簡曾有記寓言人心深險不可測韓文公登華山不能下乃投詩與家人訣别蓋少年狂言譏世之覆盛滿而不知止者非實事也予記則不諷人不驕

已直述一時遊覽之興而已當時離洞月破黄昏還鎮則月可中庭拂枕便睡次日疾馳如城竢再遊則記之因循十九年矣忽聞蘭川魏太守同署印州佐詹崑峯為均地事至其處予又不能陪遊乃追憶舊遊而為之記如此此洞久已屬予托之守洞者前此僧人明月今則明悟魏詹兩公以山地磽确鮮花粒不起科糧免徵則守者能久矣記終因併及之巳存告詞更以記作証以防後之無知而混賴者

憶遊南内記

予嘗泛觀三秦記關中記西京雜記及括地志十道志長安舊志并雍錄雍大記漢宮闕疏三輔黄圖與夫三輔舊事見其叙列秦漢以來宮殿觀閣苑囿池臺雖蓬萊方丈何以加焉拘於書生之見殊不之信也及登仕版止知朝殿城垣而衙公署之盛他則闢而未之見也公暇曾遊西苑其承光繁成二殿兔園萬歲二山并南臺太液池瓊華島芭蕉園藏舟浦其侈麗誠有

如黃泰泉馬西玄二太史詩叙云云者顧後清馥駿永壽宫等次第告成加美增隆更有二詩集所不及戴者矣獨恨南内未得一遊嘉靖庚子孟冬念又一日同常熟張石川通參餞别江都葛芝山上舍托中貴王松溪為主實則藉其力遊南内而償夙願也各早起聚於東華門同詣松溪居室茶罷將入席張葛二子目予曰何不請之賢東先遊而後觴乎松溪作而前導予三人隨之同入延祥門至永明殿華敞炫目中

設御座後置采金屏北壁懸 英宗行在房地

圖左右則呂紀林良小畫殿前構石為山高聳

御望穴山為洞幽窅難窮形勢似出神謀化力

非人所能為者攀緣石磴旋螺而上至乾運殿

亦設御座左右乃凌雲御風兩亭對峙翼以脩

廊環以太湖錦川奇石有懸石鏡曰秀巖巖外

二鍪金猊猙獰如生其綽楔曰戴鼇前為昇

仙橋橋石純白如玉刻鏤魚龍水藻之文水沉

壁而橋卧龍相為掩映且水從金河來潺湲有

蘩池之左右天光雲影兩亭亦相對峙亭外綽楔曰飛虹飛虹外亦置狰獰二狻猊盤槐四章或夭矯如虬或飛騰如鳳或偃蹇如蛇楊雄所謂玉樹青葱者是已穿山下石道出如隧折而之蒼龍門十餘步入丹鳳門門側狻猊如前檜柏雜植鬱鬱蒼蒼內則龍德殿入由昭明門石橋逶迤環碧森嚴環碧者其居中殿名也左款嘉賓館而太湖諸石怒撐嶢巖不可名狀繞座後列金屏乃倭國進奉者極精美而花臺上一

玄石尤奇題曰劉氏湖山而詩刻乃大德七年
秋由此達瑞雲館夾室各懸山水花卉雜畫中
則高宗物色傳說圖御榻裀褥悉備館後紫芝
軒軒後照慶殿四壁懸唐馬夫記幾十幅自穿
堂抵後室古今名畫世所鮮覯御屏則繪京師
市肆人物各極情態由謹歷左門過皇史宬中
門并延祥門受福右門達崇光殿殿有古栢數
株徑十圍高十餘丈蓋百餘年物也殿內懸八
馬圖曰白兔曰黑五明曰寶貝曰龍駒而紫霜

爲乾神鬼絶輪各有名色亦各有歌出自 英
宗御製殿後爲咸春閣殿前爲昭融館離觶出
休明門乃圓制欽天閣及方制追先閣欽天有
石刻記追先亦有石刻和 宣宗述祖德詩乃
今上宸翰瀟外鏞以丑來湘簾象遂以慧於其
下覺觔力倭初放效競趨環翠殿殿懸出獵天
圖并 英宗艤龍圖之詩及元人草蟲前至崇
質殿殿皆灰瓦中官指示之曰此乃 英宗自
虜迴所居殿因漢曰美殿亭無數顧乃居於此

耶禾及細觀出而至清華殿循磴而上見有洞
名瓊林下瓊林經宣仁門登翔鳳樓鮮明何殊
月宮後置松鶴倭屏有昂霄聳壑生動意佇立
稍間而奉天武英華蓋文華諸殿并擬造呂梁
洪歷歷在目前仍復繼洪慶門下主乃促衆起
進洪慶殿殿內供帳鋪陳莫不有法躋仙橋見
都几以泥金作質畫雲龍變化狀亦搆佛堂堂
前鑿池以別泉暗注之設石盆於池岸泉由岸
隙湧盆上若從地底湧出者緩步中和門中和

門正與廣順門對更自廣愛門徑詣重華殿殿
旁夾室皆設座榻內懸宋元佳畫百軸而金
二麒麟與角駭觀其別所亦設榻多是美女小
畫重華畫處有圓殿圓殿畫處有大殿殿旁夾
室所陳器物不能殫述遊興方濃而麗春門外
惟清和閣閣列石橋橋邊止有迎春館而更內
盡於此矣總其所歷無非雕鑱繪壁玉礎金[illegible]
香浓蘭麝綺牕珠戶繡楣藻井青瑣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層軒崇閣廣陌閣雉設睥睨而簷角綠罘[illegible][illegible]

以雲氣畫以仙靈金碧繽紛丹青錯落嵯峩閟邃巖寮靚深虛曠穹窿縈紆連屬洞流祥靄濤湧日華蛟宫畫冥龍鰲春閣高臺臨太乙而裬道蕭鈎陳峙者流者繚而直者通而曲者蔚而離離者雍而田田者或翔或伏若倨若恭象天河比海蔵春蟄蟄露夏室含霜交户羅萬年之枝而支機有七夕之石雖枯研池充頡毫稱述有不能盡者矣賈山云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宫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其在漢内外宫房

一百五十所乃黃圖所著宮館百有餘區則班固之言也不知視此何如一代材木人力有限是雖因遼金元之舊而恢拓之秦漢定不能及而制度文爲仁義道德等姬周而上之漢不足多泰不待論矣衆欲推此意作記限以年內成之穫登松溪所喜而如遊華胥歸來因浮巨觴鮮芳松溪更邀同輩尹君古瀛李君函江吳君東洲吳君清池入席勸酬四君皆可與談而松溪尤好文重其燕善楷書抵暮各趨出不數日

芝山南歸次年石川官罷亦南予則罷而東矣日惟藩屨山間林下相伴村叟田夫有時望日瞻雲拜天禮斗自念盛美不可無傳也乃追憶而記之名以憶遊南內記以踐前諾以示後人云

章尹董澐溪祠堂記

祠者思也思其人則祠其人生勤瞻拜百年後方持牲酒香火以祀之故曰立信儀以蒞百姓則人之報禮重焉禮孰有重於祠者章在東方

為巨邑賦差繁重困弊流移久非其舊而冨庶之名猶在況近省城責辦尤急是謂近火先焦者也所仰賴者惟賢良有司支持其間困或可蘇弊或可瘥流移或可挽而廻之也灃溪之尹吾尊也旬日而條法立數月而錢穀完及朞而人心服三年而兩次徑挨得其平華夫甲而民安其生省里甲而民樂其業至於洗垢磨鈍扶弱鋤强又有餘力　欽取將行脩飾學宮及士夫坊牌煥然一新為政雖稍用術智居今時勢

不得不然殊不失燕趙感慨之風邑人德之雖
忘乃建祠堂於縣側左有趙祠右有董祠亦有
賢尹又嘗繼祠於其後矣使其在任不能得民
民方撼其去之不早恐其去而復來况有祠堂
之建耶祠雖三間而宏麗如一公堂肖其儀形
繼塑端居於其中善者過之若聞其教詔惡者
過之猶懼其威嚴且可以風勵隣縣及繼來者
於此地者凡川劉侯有德政不日徵遷後者
亟於其間朝　京廻爲之索記文於中盤山人

以其生平樂道人善而文章方顯遯名山人對
新感舊不忍固遺遂為之作記刻石以永其傳
董名文宸字汝和號溧溪金吾衛人劉名田字
仲龍號見川南陽衛人皆甲科名進士晉其工
者鄉人馮楝張棣而倡其事者則徐振賈孟達
與夫李楠寧守富也

江樓錢公祠堂記

江樓錢公諱宏字可容浙之錢塘人世業顧顛
醫藥大方脉以濟人為事傳之子孫或醫或宦

俱急於濟人江樓之因水整救章人其亦有本也夫正德戊寅六月六日之夜山漲激發掩巨石以飛奔落懸崖而再觸鷲訝蛟龍之鬪不分牛馬之群有如倚柱摧而地維裂河流高起數丈城垣不沒者三板惟其風雨慼天是以波濤隘沚城内大恐城外浮尸不計其數或曰五千或曰滿萬各村社及近河并居地稍下者四方過客與夫久住之客難以按查璣公以公務適至焉痛心舊目許以厚利亟命水手援其存活

者於落散熟食哺其饑餓者溺死者給銀埋葬衛去居廬者計數補助又隨宜區處多方賑濟章人感之如愛子之戀父母而起死之良醫師同心造一祠堂祀之以報其德遂留觀中舊殿一所改構如新外設大門中栽群栢董役者老人衣劍票官近書院而為祠者其長子學禮乞記礲石者則次子學詩也中麓子許之已久尚負其託近因不敢作記者已強為之記矣乃追憶陳跡述其大略文雖不嘉然吾心所願也銘

公又曾勦捕巨寇王堂癸法應祀者或以捍大患或以禦大菑故前非錢公吾民其魚後非錢公吾民其虜矣桓弭盜有益於東藩而救民則有益於章邑祠堂亦惟因其切近者耳至其在東最久歷署兵備清戎屯田驛傳諸政舉有成績不及備書有按詞撫臺者撫臺順其情而批其詞後云批縣縣愛錢批府府半年窮民泣且許願批錢青天即此愈見其政矣官由山東僉事副使陞任廣西按察使福建右布政使湖廣

左布政使止於南贛汀漳巡撫都御史議者循以爲用之未盡其才云

脉泉李方伯祠堂記

脉泉李方伯官罷而歸者十年矣病故而葬者三年矣傳聞歷任之處士民咸感念不忘遁遠雖不能盡知觀其居鄉而鄉人祀之剏立祠堂在明水鎮之中央他方德之當亦若此矣生爵旣留遺像撰去思碑豈有身後而不感且念之者哉劉五恩馬本端馮光岳皆鄉人之尚義者

也其為祠雖云首倡實出群心土木之煩工役
之需自有不呼而集者矣德厚祠不可無祠成
記不可缺此三鄉人之意而亦衆鄉人之意也
予方嘆良友之不可復作而道貌之不得再見
也遂撰此記以待刻之牆隅陷石或祠側穹碑
然祀於鄉則文止於鄉而在官事則固不暇及
也觀其地讓同氣財無異心嫁娶兄弟子女遺
孤數十人曾不惜費睦族篤親雖在五服外者
亦惟一體周視之遠方孤寒之士投者雖衆無

一人空歸者善忝不倚官勢冷暖不隨世情謙
讓原有家傳孝友出於天性遇農人則教以耕
犁之法播種之宜遇士人則勉以讀書之勤爲
文之要道上田間見一芥半穗必命同行者持
之或手自取之其不輕易暴殄天物如此敝車
羸馬頑僕田夫村媼往來隨從不過數人而已
衣食儉朴如寒素未嘗發身著生客見之不敬
問則不知其曾官二品而履仕途三十年也古
之鄉先生沒而祭於社故曰盛德必百世祀也

善人沒必為神庇其鄉先生之食報享祀無窮而鄉人之穰災祈祐亦將有賴矣記中不載家世字名以別有志述

巡撫朱鎮山祠堂記

官無崇卑大有德政則間有祠堂然祠堂有要而成之者有私而成之者有因其官尊冀其覆庇而成之者朱公官雖尊成之者出於輿情公論首其事者時輒助其力者鄭備杜鳴瑛孫志賢而專其工者則府校霍完也完既出地又復

出財其他助力出財者不及悉舉祠在湖南書院遶東基長七十二丈闊二十六尺堂三楹高二丈三尺餘兩廂亦三楹各高九尺儀門八尺大門九尺餘碑二樓亦二門坊九尺有屏門外更有東西兩坊黝堊丹漆華麗駭觀塑像端坐堂中供帳森陳座側入其門者初則肅然起敬既則油然興思熟視之如挹清脩苦節之容合而聞教民督吏之德音待其過百年而歷世乃殆血食而尸祝之矣嘗慨世之長民者其在位

也惟恐形影之不幽其離任也自是聲響之遠
絕彼既爲民聚怨民豈爲之立祠耶朱公之去
東而佐部也有來自都下者民必環聚問其食
飲起居及手神鬚貌之何如以爲喜慰民心如
此祠堂之建自不能已而亦事之閒見者也民
罔常懷民愚而神古語不誠然乎公在山東爲
按察使爲左右布政使爲巡撫副都御史前後
善政雖累千萬言有不能盡今并記其槩于
以順民心而昭盛美表成績而勵將來但自媿

素非作者或有負於求者爾據諸耳聞目擊公
蓋解有比倫者矣德可感人而又才以濟之量
能容物而又學以充之是以曹廠約釐弊端舞
文者歷名以避恃武者改姓而逃出納詳明解
戶皆自行稱兑不但數萬銀錢俱有考稽雖數
盃茶酒亦登簿籍督責有司以廉慎嚴刑吏役
之奸貪至於驛傳均徭尤其軫念歲值旱蝗民
多流竄勞來安定有如治病能出奇方禱雨食
蔬衣素夜夜拜天不令人知之瘟疫盛行遣官

施藥多所存活東路雖當南北之衝一夫一枝各有名數或迎或送自無苦難田而食廬而居商而通工而安士子誦讀學社若幼嬉遊里閭無復愁苦者誰之功耶有此功宜其有此祠要耶私耶出於冀望耶皆其所無矣但在官樹碑有禁宋璟當國廣州民刻石頌德璟力止之公今不在東方事出輿情公論若自不可禁也羅生藹舊嘗從遊因衆意索記於中麓野人門墻之分鄉曲之情又大工而且義舉也雖於固辭

遂書此以勒於石以久其傳焉公名衛字士南號鎮山江西萬安縣人嘉靖壬辰　賜進士見任吏部右侍郎登第年二十一今方五十四事業殆將勒銘鍾鼎圖形凌煙寧獨一石刻一祠堂也而已哉

跋語

兩京賦跋

嘗聞 國初高麗使臣每以 朝賀上京出百金購兩京賦無應之者使乃嘆曰豈以 天朝而無兩京賦耶有古峯此作可以塞其請矣

泰山賦跋

中麓子嘗欲爲兩京賦不意古峯余子先之復欲賦泰山而菽峯陳子又先之苟有作者足以揄揚 昭代表重鄉國斯已矣又何必出諸我

跋宋元扇面詩畫卷

片言可以通玄小道足以考古䄂鐵敗漆缺畧斷琴形有款識之可尋字或漫漶而難讀皆鉅人達士之所不廢也至於扇畫藝之末也短詩文之餘也蓉池葉子集而卷焉表而著之焉則夫天下大善言古今名品物又安有遺於葉子者哉

跋伯牙鼓琴圖

伯牙鼓琴圖一卷不知何人所作觀其筆力精

妙皆是宣和間入院高手嗟夫伯牙以鍾期之死世無知音之人而為之絕絃今畫工之用意如是而世無知者則伯牙之絕絃非過激也此圖為遜庵譜師秋崖叟公所藏則秋崖者豈畫工之鍾期哉

跋廣川書跋

滌泉李方伯自滇中過家惠予新書二冊乃廣川董跋新都楊升菴校而刻之者也其跋畧有曰原得之館閣與同寅王舜卿共傳寫之又有

書跋六卷訪求未獲海內藏書家其或有之同刻以傳亦斯文幸事云予因掩書歎曰升菴以掄魁繼學大有功德之冑也久罹遠戍不以為戚惟以好古道表遺書是急如廣川畫跋其一也此其志量可與蹄蹐淺狹者道哉二跋散櫝俱有之有感於此遂亦校而付之書客刻焉以成其志以為完書嗚乎廣川乃宋董逌氏世居廣川遇時於宣和間而以遊藝擅名夫以道君收藏而摭正品鑒宣其精絕如此然畫猶為藝

之次者至於書則契二儀之道該萬彙之理古之人固嘗言之迄於今不可一日無焉者也自古文籀篆變而為隷為八分為楷為行為草為飛白其著論以示手筆而傳心法者何止百家自予所及見者論之楊子雲訓纂鄭迴溪書衡衛恒能書錄王愔文字志徐浩古跡記庾子山書品張懷瓘書詁孫過庭書譜唐之墨藪宋之書史逸少得白雲之授夾漈出孔壁之藏皆可存古而詔今闡微而昭秘者也書跋大畧得之

所以為可傳而慱學君子尚之也升菴近有一書索戴侗六書故等籍行即各録副本乗風寄之以酬宿諾以挍雅好云

淳化帖跋

中麓子向為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舘在東安門右與蒲汀書屋近而且便時時過從繙閲書冊一日索觀字刻因出淳化帖相示殊不愜意復出大觀帖則驚心奪目若與古人對語者云一得之書肆一得之豊五溪而書肆者尤佳榻本

君此不知真筆又當何如蒲翁問予二帖何以得名予茫然無以爲應也近因觀廣川書跋始詳求之則知宋太宗購天下歷代名跡又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刪刻釐爲十卷卷尾題以淳化三年奉旨勒石每大臣登二府則以一本頒賜後因不賜遂爲難得以其精妙世爭慕之目之曰淳化帖云及至大觀中又集古跡刻石於太清樓標題皆蔡京書卷尾題以大觀三年奉旨云云後又取貞觀十七帖總爲三十二

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二帖之始末如此晉蒲
翁已仙逝不得以此語轉告之耳呂江峯嘗以
淳化帖求中麓子品定中麓子因據而旨之江
峯驚嘆而予不甚奇物正可為不能者之助江
峯一笑而擲之此吾原意也然予素善慕嘗不
假於譜而學書則非帖不可此帖比之蒲翁大
觀遠不可及視淳化初刻亦不甚類或紹興監
本或建中靖國續帖冒以淳化年號亦不可知
雖然亦為稀遇鮮有者矣虛窗暇對之餘因題

數語以紀歲月并所由得云

荆川詩卷跋

荆川唐子晩年詩似信口有意味有心思書似信手有骨力有神氣公子覲瀛菴者寄其存日新書立秋詩一卷無奇語而未嘗不奇如老態而殊為不老令人終日相對忘倦憶舊不能不繼之以悲或者謂其竄入惡道流為俗筆其亦淺之乎知唐子者哉

雪簑效禹碑字跋

雪簑是刻更覺奇古超出筆墨蹊徑之外其學

鳥爲文邪揭之屏楹悅如遊帝禹之庭矣論字學之精者古今有三書書苑菁華墨池新編及鄭氏衍極使其見此有不深許可者哉

越絶書跋

越絶書最高古說者以爲子貢之徒所著其終篇有姓去得衣名米覆庚之文細思之乃袁康也必東漢會稽人以漢尚隱語及禹楚之鄉明之也楊升菴更推同作者爲吳平是又子所未及也

園林午夢院本跋

呂東萊曰形接爲事神遇爲夢樂廣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想耶予年三十以前晝所接見人物經遊境界夜則夢之非接見經遊通宵無入夢者所以無異夢且不喜談夢兼不甚信夢云嗣後年長而神不清名成而心患失妄想過憂出入蚍蜉穴而遨遊槐蟻宮冀江淹五色之筆而欽丁固三公之貴異夢時時來枕上矣兼有兩重虛而夢中說夢者及退居園林如夢覺來心定而神復清栩蝶成莊而周公不復覩孔矣

午夢院本之作其在何時耶觀者不待予言自知但望更索諸言外是則爲幸不淺耳

至人無夢太上忘言午夢甚於夜夢啞禪涉於多言視至人太上不深有媿乎此總跋午夢啞禪二院本

楊氏暨侍婢死節事跋

嗚呼紅顏多薄命白首少全歸婦有不幸而喪其夫守節終其身者鮮矣況郎以死殉之耶寵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人家豢養女婢能不欺而背者鮮矣況肯與之同死耶今觀姜妻楊氏

之死節女婢盛兒甘與同之楊氏蓋女流中之
僅見盛兒亦侍婢中之絶無者也皓齒作機頭
之斷青春委溝上之塵楊氏可風女流金盆覆
無干之水玉琴抛未續之絃盛兒可風婢輩予
爲楊氏作記語及盛兒者甚畧特爲跋而補之
刻之碑陰亦闡微之義逮賤之禮也盛兒姓劉
章丘城南明秀鄉人名彥明者則其父也

邢尹善跋錄跋

作縣如臨邑邢尹者豈非鮮哉嗚呼豈惟鮮於

三十年之前三十年後更為耗土國色語曰耗土之人醜而空谷足音何也自倖門闢而昏夜乞哀者多矣貪風熾而白晝攘刼者多矣賄以速於化酷以濟其貪官非其人而民失其所者更多矣至於縣尹近民而獨權善惡尤易為力有履任不一年即播格數十命科取數千金者王法安在天道無知耶昭昭法網雖則一時暫免恢恢天網實則疏而不漏報應當亦不遠矣今首貪罷斥 朝政清明偶得善政錄竊有感而大有

望爲因題跋其後傳示司牧者或有所激發云
予自舉於鄉會試遁經歸邑已而官於朝出使
往返覩見郡尹之善政果宜於民而賢於人不
但稱於鄉官嘗一初郡宣甫闔邑無衆寡同口
一辭不但思於始去無久近而思之者有如一
日嘗觀司馬温公官制遺藁分列舉按條目舉
者仁惠公直明敏清謹而苛酷貪縱皆其所按
者也按者正中今日之弊舉者四事善政録皆
有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政善而民之生

養遂生養遂而天下之太平立見矣奚用外焉以求法治為邢名第字進卿北岡乃其仕號直隸長垣人嘉靖丙戌進士以御史養病卒於家安得起斯人於九原并得如斯人數百輩布之巨邑以風勸旁邑庶尹哉邢在臨邑歷丁戊巳凡三年嗣後非無善政然而鮮有及之者

跋大公集跋

向予在吏部日太宰乃汪誠齋而左右少宰則霍渭厓與張甬川也凡堂稿兩堂看畢而後呈

之正堂在刑曹則然其他臺省則否而吏部尤
甚故有侍郎不如正郎副郎不如外郎之諺謂
屋以積有當删易者恐戾舊規告之誠齋誠齋
荅以當開心見誠勿分爾我而甬川亦云然手
簡往復得古人大公之道凡陞遷奏章一切大
政俱從公商確名其簡爲大公集刻示將來四
司各有跋語予爲其屬亦免默同於其後其爲
言曰嘗考慶曆名臣范文正廣大真誠富文忠
明敏果銳韓忠獻爾雅質直是其性則殊矣至

其定國是決朝政論官掄才各出所見初若不相下父之參伍錯綜厥弘注措無不尊主庇民登良黜劣真乃異姓兄弟同心為國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也三公其今之古人歟其原跋如此予今為林下放言之人當敗漆數字歸非子有云莫三人而迷吾謂一言以蔽之矣未知見者以為何如

李晧見編跋

是編刻成西野翁乃以一冊坐與與俱分送遠

近相知不下百冊即於是年脛瘡為害飲食藏
而告終臨終自嘆所不忍舍者三事西村汰萎
無人看種滿腹元詞世未盡知良友如中麓不
復會合時則嘉靖丙寅十一月廿九日享年
八十至次年隆慶丁卯十一月初十日始克成
葬遂其碣曰明詞人西野黃先生之墓